

觅渡桥上的背影

曹应东

瞿秋白小时候住在祠堂里。这个祠堂建在常州城一个叫觅渡桥的地方，现在已经辟为瞿秋白纪念馆了，是常州城的一个风景点，也是常州城历史文化遗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觅渡桥，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取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与秋白有关，总之，这样一个颇具哲思的名字，一旦和秋白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，就显得耐人寻味了。

秋白很瘦弱，手里握着一卷书却是很厚实，他身后的背景墙上是他自己的字体写就的一行字：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。那些简单的汉字汇集在一起就像一束光，瞬间就照亮了纪念馆，让四周显得阔大无比，似乎装得下山川日月。这是纪念馆里一尊秋白的塑像，塑像通体散发了书生的气质，多少还带有一点纯真和幼稚，因此也显得很真实很逼真，仿佛眼前的秋白仍旧活着。这就是秋白吗？就是那个仅36岁就慷慨赴死的秋白吗？这时，恍惚间又看到他微笑着指着一块茵茵的草地，此地甚好。随后就盘膝而坐，然后一粒子弹狰狞地旋转着，扑过来钻进了他的身体，血花顿时四散着飞溅……秋白是一位不拿枪的革命家，因而称他为翻译家、学者或者其他与书本有关的称呼也是贴切的，但真遗憾，那么厚实的书竟然没有挡住一粒小小的子弹。1935年6月18日，在这一年的这一天，即便福建长汀吹的是6月的风也是冷入骨髓的。就在这一天清晨，秋白提笔写下了绝命诗，他这样写道：“1935年6月17日，梦行小径中，夕阳明灭，寒流幽咽，如置仙境。翌日读唐人书，忽见‘夕阳明灭乱流中’，因集句得《偶成》：夕阳明灭乱山中，落叶寒泉听不穷。已忍伶俜十年事，心持半偈万缘空。方欲提笔录出，而毕命之令已下，甚可念也。此非词谶，乃狱中言志耳。秋白绝笔，六月十八日。”就在死神在向他招手之时，秋白忧心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，而是觉得有一些重要的话尚未说完，只是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心里因此充满了遗憾。事隔经年，读之仍泪目不已。其后，秋白行至长汀中山公园，园内有亭，亭中置有小菜四碟美酒一瓮。他独坐亭中，视四周长枪刺刀如无物，自斟自饮，谈笑自若，神色无异。酒半酣言曰：“人之公余，为小快乐；夜间安眠，为大快乐；辞世长逝，为真快乐。”这是何等的豪情！随后，缓步走出长汀公园，手持香烟，神色不变，沿途用俄语唱《国际歌》《红军歌》。在罗汉岭刑场那块茵茵的草地上，秋白死了，其实他可以不死，如果他愿意，他还有许多路可以走，但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死。也许，秋白认定一个人要坚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，只好自己选择去走那条最黑暗最寒冷的路。历史沉默无言，这其实也是最好的诠释，因为秋白以自己的行动作了毋庸置疑的

回答，这回答发出金石一般的声音，这声音始终在纪念馆的每一个角落盘旋回响，在历史的字里行间震耳欲聋。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他的狱中诗《卜算子》：寂寞此人间，且喜身无主。眼底云烟过尽时，正我逍遥处。花落知春残，一任风和雨。信是明年春再来，应有香如故。原来，秋白认定人的身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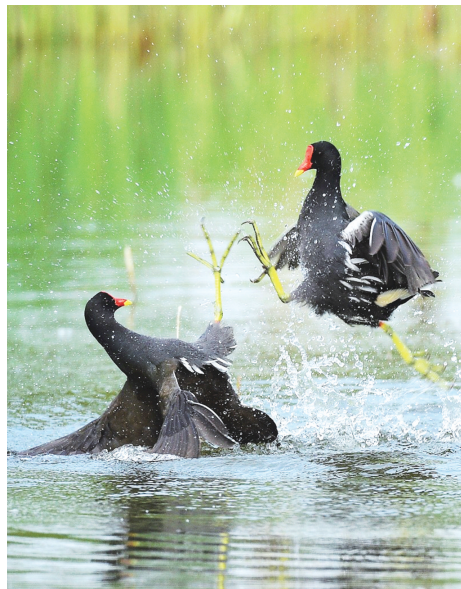
可以毁灭，但精神却可以生生不息，一如梅花。

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，秋白会不会记起觅渡桥畔的祠堂呢？祠堂注定比不得永远都那么年轻的秋白，此刻，在时间的浸泡下已经很老很老了，老到只能从靠想象来猜测它当年的样子了。祠堂演变成纪念馆，改变的只是细节、内容和意义，但在结构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分成三进，一进一进地走到头，就是秋白当年读书的地方。一张笨重而粗糙的书桌倚在窗口，窗外是一堵高墙。墙那么高，除了午后，通常不会有阳光照进来；即使夜里，不仰起头来也不能看见星星。可以想象秋白在这里读书的样子，清冷、孤寂、文静，只有一声声清朗的读书声陪伴着寂寞的秋白，这样的读书是真正的苦读。很难设想，一个人在没有光的地方长大而内心却能充满了光，这的确是很难理解的事。大约，是那些读书声都一点一点地聚成了秋白心里的光，而那些光后来又照进了他一手创办的《新青年》《热血日报》，照进了他写的《饿乡纪程》《赤都心史》《多余的话》等书里，照进了他笔下的每一粒文字和他说过的一句话里。原来如此，如果一个人心里有了光，那么即便墙再高又怎么能挡得住？那发自内心的光无疑是纯粹的光，是绚烂的光，也是永恒的光。

在倒下的那一刻，秋白会不会记起在祠堂里自杀的母亲呢？母亲无疑是疼爱秋白的，她和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，想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，所以她内心里肯定并不想死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她选择了死。临死前她用尽最后一口气对秋白说，孩子，我要用我的死唤起人们对你的垂怜，好让你能长大成人。尽管秋白那时还小，但以他的智慧，想必能理解母亲的苦心，因为那么沉重的悲伤并没有压垮一个孱弱的孩子，而是让他更加坚强。终于，有一天，秋白吱呀一声推开祠堂的门，从一片暗黑里走了出来，他眯着眼看了看天上的太阳，太阳被裹在乌云里，只有几缕光线顽强地从乌云的缝隙间透出来落在他破旧的衣襟上。他知道，太阳也许并不能很快地从乌云的重重包围中冲出来，前行道路上的天气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，可能会昏天黑地，也可能会狂风骤雨，但无论怎样都阻挡不了他从祠堂里走出来的脚步，也丝毫不影响他下定决心去走自己的路。

有人看到那天秋白是挟着厚厚的一叠书从祠堂里走出来的，走上觅渡桥，桥下的河水舞起了朵朵浪花，桥上的冷风鼓荡着他的衣襟，他就这样在风里一步一步地走过觅渡桥，只把背影留给祠堂，然后渐行渐远，一直走出了常州城，走进了历史，走到了人们的心里。有人说秋白是灵魂像风的那类人，他永远在开始、在追寻、在穿越；还有人说，幸亏还有秋白这样襟怀坦白的人，从不隐晦从不掩饰也从不畏惧，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本心，有了他们这个世界才变得质朴厚重且富有意义。

时间是无情的，也是有情的。经过岁月的洗礼，留下的都是那些真实的、不可改变的东西。觅渡桥下曾经汹涌的河水早已湮废，那么滔滔不绝的水流似乎是在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；桥边的祠堂也已然成为一座铭记历史的纪念馆了，隔着一百多年的风霜雨雪，铺地的青砖已染上了斑驳的苔色，回廊上栏杆已褪尽了深色的红漆，高耸的屋檐已悬下了粗长的雨痕，但纵然时间烙下的印迹如何深刻，那个从觅渡桥上走过的背影依然清晰如昨。无论何时，只要一眼望去，就能看到那个背影，那是一个消瘦文弱的背影，那是一个坚毅果敢的背影，那背影是如此的单薄又是如此的伟岸，那背影是如此的磊落又是如此的豪迈。



一决高下 周文静 摄

遥远的古河道

俞东升

好像被一块磁铁吸引似的，每次回到老家，我总喜欢到老屋后面的古河道边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我用目光搜寻着古河道边的破碗、碎碟，我用耳朵收藏了古河道上的鸟鸣、虫吟。

我兴趣盎然地欣赏着古河道两岸的旖旎风景，那些用根须紧抓堤岸、树身倾斜到河面上的古树，那些疯长在河畔的色彩斑斓的野花乱草，那些被不舍昼夜的流水磨得溜光的石块瓦砾，那些在水草里钻来钻去的快乐小鸟。我在心里怀想着，在那久远的年代，我们的先人在这条小河里来回奔波的劳碌身影。

家乡的这条古河道，原是古代徽道的一部分。徽商们从徽州推着独轮车，车上满载货物，翻山越岭，历经艰难到了这儿，便开始换乘舟船，进入了这条“水上徽道”——然后，沿着这条河道，驶进碧波荡漾的升金湖，驶进浩浩荡荡的长江，驶向长江流域大大小小的城市码头，把各种货物运送到大江南北的每一个城镇村庄，交易到万户千家的消费者手上。

彼时，一条小河相当于一条国道，布匹，茶叶，油盐，木器，粮食——这些都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，借助这些古河道，徽商们把南边的货物运到北方，又把北方的货物带向南方。这些被称为徽骆驼的徽商们，一路挥洒汗水，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，漂泊在蜿蜒的河道中间。因了他们的辛苦劳作，满足了大江南北老百姓的生活需要，同时也成就了历史上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财富神话。

我沿着古河道踟蹰着，寻觅着，幻想着，希望能在古河道上发现徽商留下的一些踪迹，譬如一枚古钱币，一只缺了口的陶器，甚至，一条被风浪击沉的商船残骸……这些旧物应该是有可能留存的，因为，在漫长的水运年代，这条繁忙的河道曾经为商人们带来财富的同时，也许会给他们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恐惧。

古河道，宛若一部年代久远的黑白电影，时光漫漶，灰白的影像里荡漾着潋滟的水波，摇曳着婀娜的芦苇，也隐隐浮现着徽商们渐行渐远的背影……

